

朱文俊 著

现代英语语言 与文化研究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现代英语语言与文化研究

朱文俊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7 号

现代英语语言与文化研究

朱文俊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7.75 印张 192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ISBN7-5619-0345-6

H·240 定价: 5.00 元

序

我和文俊同志有过一段值得回忆的同窗之谊，那是 1977 年初四人帮刚倒台的解冻前期，当时的教育部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联合邀请了英国著名语言学家里奇 (Leech) 教授和教学法专家纳特尔 (Nuttal) 女士来华讲学，第一站在北京，有 30 名北京高校的中青年教员参加集训，分成两个班，我和文俊有幸入选，并共同领导其中一个班。按原定计划，讲习班的内容是语法学和教学法，但我们还是有机会聆听里奇教授介绍和评述包括乔姆斯基和韩礼德在内的当代语言学的进展。讲习班为我们提供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拓宽了我们观察问题的视野，培养了我们对语言科学的兴趣，使我们认识到教学和科研的互补关系。

从此以后，讲习班的成员分别在语言科学的荒原上披荆斩棘，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拓荒者，文俊同志就是其中一位。《现代英语语言与文化研究》一书从一个侧面记载了他的奋斗历程。当然，这个侧面的范围是相当广的，论文集的内容涉及英语的地位、英语的特点、主要词汇的形成特征、英语语体，以至于语言学流派，贯穿于这些论文的中一条红线是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密切关系，我深表赞同。这些说明了文俊同志的博学和勤奋。还应当指出，文俊同志能把本来似乎很枯燥的内容深入浅出，谐庄适宜，在知识性、可读性、趣味性上下功夫，值得自己学习。

如果说本书基本上可看作文俊同志十余年来，主要为 80 年代的学术活动的总结，它也预告了他在 90 年代将会得到更大成

就。在这个时兴“下海”的年代，总会出现几个偏要拾山路而行的汉子。愿文俊同志勇敢地向前走，莫回头。

胡壮麟

北京大学畅春园

1993年1月28日

前 言

本书是一本关于现代英语语言 and 文化的论文集，汇集了十余年来本人陆续发表的或在科研讨论会上宣读的研究文章。编撰本书旨在向读者介绍现代英语语言和文化中诸方面的发展和研究状况，涉及到英语概况、趋向、特点、词汇、语法以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等。其中若干篇在本书出版前又重新作了修改和补充，以使语料更为新颖、翔实和更能反映现代英语的实际情况。

近几十年来，尤其是二战后，由于社会的剧烈变迁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英语发展极为迅速，令人瞩目，而且对英语本身，像语法、词汇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重大的进展，各种思想和流派竞相出台，论争趋向深化。因此，要想全面和系统地反映英语发展和研究情况，实属不易，况且对众说纷纭的趋向性问题下断语，更非轻而易举。本书只求揭示其全貌中的几个侧面，并阐述本人对一些语言现象的观察与思考，故分析中难免不周、不透和欠深思熟虑，只供读者参考而已。

至于本集后几篇文章，均属于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方面的论述，此处刊载主要说明语言学习中的种种社会因素，进而比较英语与其它语言在文化方面的异同，使读者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些问题和特点。

总之，出版此论文集的主要动机，是与英语同行交流心得体会，为关心和研究现代英语现状者提供深入探讨的信息，有不足之处，请多加批评指正。

本集中第Ⅷ和Ⅻ章，乃与他人合作之成果，在此谨对合作者王嘉龄教授和熊文华教授表示敬意。

作者

1992年9月2日

目 录

序	1
前言	3
I 英语大观	1
一、世界通语	3
二、英语对各种语言的渗透	5
三、英语标准化问题	7
四、英语的现状与前景	13
II 英语的特点	17
一、吸吮性和多源性	19
二、简洁性	22
三、万能的小词	29
四、词序的稳定性	33
五、浓厚的宗教色彩	35
六、文雅	37
七、蕴涵丰富、表达力强	39
III 英语复合动词	42
一、结构特征	44
二、修辞特征	48
三、形成的方法	50
IV 英语复合名词	53
一、复合名词与名词短语的鉴别	54
二、形成	55
三、语法特点	59
四、修辞特点	60

五、类型	64
V 英语复合形容词	71
一、特征	71
二、结构类型	75
VI 英语非派生动化词	85
一、演变	85
二、主要修辞特点	87
三、发展的几个主要倾向	89
四、类型	92
VII 英语非派生名化词	99
一、演变	99
二、发展的主要倾向	101
三、修辞特点	105
四、类型	109
VIII 英语语法研究的主要流派	113
一、传统语法	113
二、结构主义语法	115
三、转换——生成语法	118
四、格的语法	122
五、功能语法	123
六、句素理论	124
七、层次语法	126
IX 新闻标题英语	129
一、语法特点	130
二、词汇特点	132
三、修辞特点	139
X 广告英语	145
一、语言特征	146

二、心理战术和语言技巧·····	149
三、设计手段·····	152
XI “美国会把英语断送掉吗?”·····	162
一、矫揉造作·····	163
二、画蛇添足·····	164
三、时髦词泛滥·····	165
四、滥用俗语·····	167
五、随心所欲的措词和造词·····	169
六 You Know 的发迹史·····	170
七、新闻英语的价值·····	171
XII 汉英语言学习的社会因素·····	174
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174
二、语言的文化涵义·····	176
三、政治概念和政治词汇·····	178
四、语言是反映历史的镜子·····	181
XIII 语言与文化·····	185
一、词义结构层次和理解差距·····	187
二、思维和表达·····	192
三、生态语言学·····	196
四、谚语中的文化·····	202
五、颜色的社会内含·····	207
六、无言的交际·····	210
XIV 文明社会中的语言·····	216
一、语言文明的表现·····	218
二、语言禁区和委婉表达·····	225
三、言语行为的民族差距·····	228
四、语言的戒律·····	230
参考文献·····	235

I 英语大观

英语在全球的崛起是一部令人称奇的历史。近 2000 年前，即公元前 55 年，当罗马帝国大将凯撒 (Julius Caesar) 征服高卢人，登上英国海岸时，英语并不存在。公元 449 年，日耳曼民族入侵，岛上开始流行一种为现代人难懂的原始英语 Englisc，即盎格罗、萨克逊和朱特方言的混合语，使用者为数不多，且影响仅限于东南部。时光又过了近 1000 年，大约在公元 1500—1650 年的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莎士比亚创作的鼎盛时期，说英语的人也不过约 500—700 万左右，其势力超不出英国本岛。但从 17 世纪开始，情况就大为改观，随着商人的贸易、民间的往来、文化的交流、军队的移动和探险队的远征，英语及其文化逐渐向全世界蔓延开来。如今，说英语者至少有 7 亿 5 千万，其中以英语作为母语者将近一半。有人估算，讲英语者可能达 10 亿。无论总数如何，有一点已为世人所公认，即英语是世界语言中分布最广和口笔语使用最多的语言。实际上它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语言。

为证明英语的国际地位，不妨列举一些统计数字。全世界约有近 3000 种语言，但词汇最丰富者当属英语。庞大的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收容了约 500,000 词条，且还有几十万科技专门术语未编入。巨型的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也汇集了约 250,000 词条。相比之下，德语只有 185,000 词，而法语还不到 100,000 词（其中含称之为“英法混合词” [Franglais] 的约 35,000 个英语输入词，如 les bluegines, le weekend 等）。英语是公认的科技语言，世界半数的科技出版物是

用英语，世界计算机储存的信息有 80% 乃以英语为语言媒介。英语是国际通讯语言，世界邮件和电传、电报等有 3/4 是采用英语。国际航空业务的联络也使用英语，无论哪国的航空公司，其航空小姐必须掌握英语。国际体育运动，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世界选美大赛 (Miss World Contest) 也以英语为正式语言。世界上的英语广播电台数量最多，覆盖面最广，据说全球最大的五家广播公司 (CBS、NBS、ABC、BBC 和 CBC) 的英语节目听众和观众达 1 亿之多。

英语有一些竞争者，但还没有与之匹敌的对手。西班牙和阿拉伯语皆为国际性语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但缺乏左右世界的威力。俄语享有国际语资格，但其影响也仅限于境内和几个周边国家，况且也开始受到英语的侵蚀，俄英混合语 (Russlish) 的出现就是例证，如 sekspil (sex appeal) noh-khau (know-how) 等。德国和日本在商业和工业领域堪称为强劲对手，开始觊觎语言大国 (language power) 的地位，但其语言也无不受到英语的冲击，形成德英混合语 (Deutschlish) 和日英混合语 (Japlish)，据说，日语中有 30% 是英语外来语。

英语的普及并非绝无仅有，其发展过程也象希腊语和汉语一样源远流长，但其崛起之快却令人瞠目。在近一百年间，除 3 亿至 4 亿人把英语作本族语外，一些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尼日利亚、新加坡等，已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用于行政管理、广播和教育上。在这些国家里，英语充满生机，如可选择的交际语言，起到了凝聚不同民族的作用。拉吉夫·甘地被谋杀后，印度政府呼吁人民保持冷静和防止暴力时，是用英语广播的。在英语非洲国家，夺权和政变也往往通过英语公布于众。英语作为外语也已在不少国家得到普及，如瑞典、荷兰、南斯拉夫、塞内加尔等。在中国，估计有几千万人学习英语，大中小学校把英语定为必修课程，电台与电视台几乎每天都有英语教学节目。

一、世界通语

用一种语言沟通世界，一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17 世纪末，人们开始产生全球意识 (global consciousness)。扎缅霍夫 (Zamenhof) 博士于 1887 年发明了 Esperanto(世界语)，继而又出现了 Interlingua(国际语)、Novial (诺维阿语)、Interglossa(语际语) 等人造语言。这些人造国际语只不过是促进各民族相互沟通的尝试，在现实交际中并无根基可言。

当代英语根基深，影响广，初步具备了沟通世界的作用，因之可称为全球英语 (global English) 或世界通语 (universal language)。但这种全球英语还有一种内在不和谐之音，即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并存。两者区别主要表现在语调 (accent)、尾变 (inflection)、拼写 (spelling)，特别是词汇 (vocabulary) 上，如 flat-apartment、mate-buddy、sweets-candy、nappy-diaper 等。表达方式的差异如此之多，美国合众社 (Associated Press) 和英国路透社 (Reuters) 还必须进行英文互译。路透社驻纽约办事处就编制了一份 12 页的常用词汇互译表。

英语的全球地位依赖于各种因素，如英语培训项目和出版物。近年来，英语已成为英国最可靠的出口项目，其产品“无需工人和加工，无需传送带和组装，无需零配件，且极少维修，却能提供世界以最亲切而公开的服务。”牛津大辞典主编 Dr. Robert Burchfield 曾说：“地球上任何有文化和受教育的人若不通晓英语就是贫学 (deprived)。”

英语的全球性影响首先反映在其作为第二语言或官方语言在世界各国或各地的应用。在印度，英语于 1947 年被宪法规定为副官方语言 (associate official language)；在新加坡，英语为政府、法律和教育的主要语言。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把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如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哈马、

波多黎各、伯利兹、多米尼加、菲律宾、斐济、冈比亚、圭亚那、加纳、津巴布韦、莱索托、塞拉利昂、毛里求斯、尼日利亚、赞比亚等。在一些其官方语言并非英语的国家，不少名牌大学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如埃及的开罗大学、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苏丹的喀土穆大学、智利的北方大学、中国的南京大学、伊拉克的巴格达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韩国的高丽大学、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大学、土耳其的中东工科大学等。与法语、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相比，英语的跨文化传播更为深广。在尼日利亚，英语不仅用以办报纸和搞广播，而且服务于行政、学校、法院、工业以及第三产业。印度有 200 多种语言，但英语乃唯一能统一印度的语言，如今说英语的印度人比英国人还多。

另外，作为外语，英语也是全世界学习的语言。各国人民为进行国际交流，对英语的渴望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在诸如新加坡、日本、中国、菲律宾等国学习英语已蔚然成风。英语也是所有国际组织和重大国际会议的工作语言之一。各国重要新闻发布会几乎都以英语为主。当今世界用英语向报界发表讲话者也不乏其人，如德国总理科尔 (Helmut Kohl)、利比亚总统卡扎菲 (Qadhafi)、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 (Aquino) 等。法国前总统德斯坦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和西德前总理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交谈时常使用英语。

世界贸易也是促进英语发展的因素之一。占世界总进口额 25% 的八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马来西亚、新西兰、南非、英国和美国——均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由英美等英语国家控制的现代技术和银行业跨国公司也是英语得以扩散的动因。日本许多跨国公司，如 Nissan 和 Datsun，是用英语传递其国际公文 (memoranda) 的。Chase Manhattan Bank 是用英语向其三大洲的职员下达指示的。大石油跨国公司 Aramco 经常向其沙特阿拉伯的一万余名工人进行英语教育。不懂英语或英语

说不好的人，要想在一些国际大公司，如 IVECO, 谋职，是难上加难。

二、英语对各种语言的渗透

本世纪以来英语对世界各种语言的影响之大，渗透之深，令人注目，有人说，世界在英语化，也不无道理。有人诙谐地说：日本所有进口项目中，最大的一宗是英语词汇。日本历史上向来喜借外来语，先是葡萄牙语，后是荷兰语。二战后，英语词多方位地渗透到日语中，总数约达 20,000 多词。有人估计，现代日语有 30% 的词语借用于英语。有些词乃直接借用，如 *inflight*, *input*, *influenza* 等，而且编撰了特别辞典，解释这些直接引用语，有些是英语与日语的混合语，称之为 *Japlish* 或 *Janglish*，为 *man-shon* (*mansion*)、*aisu-kurimu* (*ice-cream*)、*mai-homu* (*my home*)、*mai-com* (*my computer*)。电视中日英混合语也层出不穷，如一项夜间棒球节目叫 *Ekusaito Naita* (*Excite niter*)，另一项倍受青睐的歌曲节目名为 *Reffsu Go Yangu* (*Let's go young*)。日本最流行的通俗歌曲中前 20 首均冠以英语标题。

国际通俗歌曲和娱乐业常以英语征服观众，是世界英语化的另一个侧面。1982 年西班牙一支邦克 (*punk*) 摇滚乐队 *Asfalto* (*Asphalt*) 出版了一盘学习英语的磁带，立即成名。瑞典乐队 *Abba* 的所有歌曲磁带皆用英语录制。波兰歌手 *Michael Luszynski* 的歌曲几乎全用英语演唱。

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龙格 (*Magnus Ljung*) 曾对英语打入瑞典语作过这样的评述：由于观看英语电视节目，瑞典语已被“败坏” (*corrupted*)。瑞典人无可奈何地承认，他们开始用复数形式 *S*，而似乎忘却了本族语的 *or*、*ar* 和 *er*。瑞典语英语混合语 (*Swinglish*) 也应时而生，典型的有：*baj baj* (*bye bye*) 和 *tajt jeans*

(tight jeans)。

在香港 discotheque 变成 dixie-go。在德国,青少年喜穿 die Jeans, 听 diesoundtrack (die 为德语定冠词)。俄罗斯莫斯科人喝上了 Visky (whisky) 和 dzhin-in-tonik (jin-in-tonic), 爱上了 dzhazz-saission。连西班牙最著名的 Castilian 辞典也收录了 whisky。

英语的全球攻势也可以语言大国法国的抗争窥见一斑。几个世纪以来,法语为保持其纯洁性,一直在抵御外来语的介入。70年代后各届总统都关心法语在世界上的地位,尤其避免受英语侵犯。1970年前总统蓬皮杜操办了“术语委员会”,千方百计地把 Franglais 从政府、电台、学校中挤出。他也毫不服气地说过:“我们不应屈服这种思想,即只有英语才是工业、经济和科学交流的唯一可能的工具。”但他挤掉的仅有约 350 个词,绝大多数英语词(特别是源自美国的)却留存下来,像 le grand rush, le snacquebqrre 等。后来的德斯坦总统和密特朗总统也都相继采取措施,以阻止“可口可乐语言”(la langue du Coca-Cola)的传播,并发明了适当的法语词来替换英语外来词,如以 capitaux f'ebriles, gros porteur, prêt-à-manger 来分别替代 hot money, jumbo jet, fast food。尽管如此,像世界报 (Le Monde) 这样的大报中,166 个法语词中仍有一个是英语词。有人估算,法语日常词语中有 1/20 为英语词 (anglicism)。

往往被人忽视的是第三世界国家使用的英语。由于英语为一种混合语 (heterogeneous language), 它特别容易被洋泾浜化 (pidginized)。非洲一些国家所说的就是洋泾浜英语 (pidgin English) 或不完整英语 (broken English)。据统计,讲这种英语的有:乌干达 (1,300 万)、喀麦隆 (800 万)、赞比亚 (600 万)、津巴布韦 (750 万)。东南亚地区洋泾浜英语亦很盛行,据说,pidgin 一词本身就是汉语读音之讹,甚至在以英语为主的国家,像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讲这种不纯正的英语。正因为

如此，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 (Seaka Stevens) 曾就本国英语教育的实际意义解释说：“如果你想每天有面包可挣，最好的办法就是学英语。这就是大多数职业的来源。”

三、英语标准化问题

近年来，随着英语热的出现，随着其在世界上的普及，人们更为关心掌握什么样英语的问题，是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还是英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究竟以哪种方言为标准，供人们，特别是第三世界，学习和作为楷模，这极为重要，但也常常引起激烈的争论。

在整个英语历史上，不论涉及口语，还是书面语，一直存在标准化 (standerdization) 和方言化 (localization) 之争。18 世纪，在规范语法学家的影响之下，一些辞典学家，如贝里 (Nathaniel Bailey) 和约翰逊 (S. Johnson)，为使英语永远地“纯正化”，编撰了一批像样的英语辞典，开始了英语标准化进程。在维多利亚时代，语言规范化概念逐渐深化，于是形成了所谓的“标准英语” (Queen's English)，成为草民 (lesser breeds) 模仿的样板。然而由于教育和传播媒介的局限性，还存在大量地区方言，而且影响很大，恰似印第安语的一句谚语所说的：“每走 18 或 20 英里，语言就会发生变化。”在英国，驴子 (donkey) 可有 *moke*、*cuddy*、*nirrup* 或 *pronkus* 等不用方言称呼。在英国湖区，*deg*、*frap*、*geft*、*joggle*、*nope*、*scaitch* 和 *whang* 都意味着 *to beat*。地区方言虽不如以往那样兴盛，但其作用仍不可低估，多赛特 (Dorset) 牧羊人与艾伯丁 (Aberdon) 农夫的对话，仍可能是一对聋哑人之间的交际。

19 世纪初，农村人口大批流入城市，工业城市，像兰克郡和布莱克郡，一个个兴起，教育和文化水准都逐步提高，促进了书面语的标准化，并使之得到普及。工业革命意味着道路、运河、